

澳門的語言—— 邁向廿一世紀*

Maria Trigo **

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之間存在著兩種思想上和行動上（夢想和現實）的流派（這裏的葡萄牙人不包括土生葡人，由於本身歷史賦予的品性和廣見，土生葡人一般不會介入葡人之間的鬥爭）。

乍看之下，兩個流派是對立的，兩者皆以一個有關語言的問題而區分起來。他們亦因不同的表達方式和所選擇的語言而走在一起，具有葡人自己非常地道的共同點。兩者都有消極地形容自己的傾向，既會吹牛又覺難過，經常在個人的夢想或現實裏逃避，而不集體事後組織起來解決問題。

第一個流派是捍衛葡語的葡人。明顯地這一派較為普遍，甚至得到當權者在言詞間或明或晦的支持，對這一派來說要他們承認在過去屬於葡語的時代並沒有做過什麼，今天所做的又事倍功半而明天前景又是如此暗淡實在是困難的；曾幾何時，葡語竟是一門官方的而又不普及的語言。

什麼時候當上頭敲響捍衛葡語的“戰鼓”，他們便身先士卒，同時亦被視為祖國同胞的前鋒，充滿熱誠。而在“非戰時期”，他們則對失敗、無結果感到憤怒，指責某些人缺乏這方面的政治意願。

* 寫於一九九五年一月

** 澳門大學葡文學院教師

作為文化人，他們更感羞慚的是澳門大學，一所澳門政府擁有的大學，竟然沒有一門葡國語言和文化的學士課程，這裏當然是指一門作為外語向華人教授葡語的課程，好使葡語在學術領域上具有重要語言的特殊地位，不論是在整體文化或是土生文化上亦然。令他們痛心的是讓葡語在那裏蹣跚著，在大部份的課程裏，葡語是學生討厭的必修科，每週三個小小的小時，毫無成效。令他們憤怒的事實是，學士學位除了是一紙文憑外，還可獲得一份公職，然而，課程本身並沒有獲得應有的條件來達致培訓雙語公務員的政治目的。又會有多少個專於葡語的學者或研究人員訓練出來……。

與此同時，另一個表面上與前者對立的流派就是那些支持中文的葡人，這一派深知要在葡人市場中推銷他們的意念是困難的，他們成員人數比前者少得多，一般表現較為低調羞怯，說話低聲，只會在成員或朋友之間大罵有人不支持教授（學習）中文。這派人以前被視為古怪份子，如今人們則以疑惑的眼光看他們，懷疑他們究竟想要得到什麼。工作？做主管？高職厚祿？雖然如此，近日他們的人數有所增加。

第一派人，得意於捍衛自己的語言，深信自己是為了別人而工作，輕易地把葡語化身為一匹戰馬，好不威風。另一派就好像迷途騎士，把其目的看作遙不可及的，若然在公共場所說出其所欲言者，則會感到羞愧及害怕別人指責他們只顧自己。

事實上，捍衛葡語的葡人處於教學的一方，一般都是教師（教授葡語）的身份，意味著他們擁有權力，被視為“趨炎附勢”份子。而支持中文的葡人則屬於學習的一方，一般是學生（學習中文）的身份。這派人常批評前者，被視為“反對派”份子。實在是，這派人也有些是雙重身份的，有時候更會被逼站在某方面攻擊另一方，正是這群人表現出性格分裂的警告症狀。

在澳門，兩派人一樣，常把四百多年的文化交匯的歷史掛在嘴邊，也談論在葡國出現的、無法解釋的文化沙漠化的問題，藉此提出什麼應當做，什麼不應做的意見。分別只在於有些人高聲指責推廣葡語不力，另一些則低聲抱怨人們完全忽略漢學。

倘若對一些人來說在這最後的幾年裏，至少可以做的是把一些東西留在“這裏”，那麼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至少可以盡量把最多的帶回“那裏”，結果“一施一取”把兩派分離。

這裏，支持中文的葡人常取笑另一派人狂想，指出葡萄牙並無意像在其他殖民地一樣在這裏留下她的語言，葡萄牙應當開放和靈活，一如葡人自我形容一般，改變以往慣常的做法，他們建議，一起和有組織地把別國的語言和文化帶返祖國。把東方的“資產”運送回國有助於豐富國家的“資產”，澳門的葡人社團對這點是不會不知的。只不過這次運送的是另類“資產”，是精神上的，支持中文的葡人堅持，葡萄牙的文化十分缺乏這方面的東西。

一如他們的對頭，支持中文的葡人亦怪責澳門大學，對大學裏沒有一門將中文作為外語，培訓葡人漢學家的中文學士課程感到遺憾，所有人都承認根本沒這麼一個葡人漢學家。他們質疑澳門大學為什麼沒有由葡文學院和中文系合辦的課程項目，沒有中文的語言、文化、歷史、文學等研究院課程。

支持中文的葡人反對人們一直在說的、做的和現在白紙黑字寫下來的一套，他們認為“不能留下納入澳門公務員編制的人員更應當利用今天的機會去學習（中文）和做研究，總之，所有人們容許的都去做，在有限的時間內和在這裏那麼方便，去學習，學習，再學習，這當然對自己有利，亦明顯地對葡萄牙有利。”支持中文的葡人挖苦那些留下在澳門的人員，說這些人反而不需那麼多培訓課程的安排，既然他們留下來，以後學習的時間和機會多的是。

兩派表面上對立，都認為歷來澳門政府都用管理者的眼睛視物，短視，忘卻了葡人、土生的廣闊的、超然的整體文化。

就這樣，捍衛葡文和支持中文的葡人從大同小異的角度看著他們那個為國家著想的美夢，一天一天的被現實的惡夢所侵蝕。

兩派的人都認為他們的爭論與行政當局無關，但卻受到行政當局的熱切和冷漠的意願所影響。事實上，彼此都明白到大家的爭論是文化上的問題。於是，儘管大家都認同政府應當解決刻下的問題，如本地化，雙語制，過渡期事情，公務員和納編工作，領導人員的培訓，但兩派強調另一個才是他們之間自己的戰事，然而這場戰事需要行政當局財政上的支持。而且所需不菲。是以，兩派為了純粹策略上的原因，樂於協助政府解決日常的問題，之後，又繼續他們的事，第一派教授有意向的華人學葡語，第二派繼續學中文。

總之，他們明白到目前純粹在行政上教授兩種語言的情況，在長期來說會摧毀學生們純真的興趣，對此，兩派人都感到悲哀無望。

有一些捍衛葡文的葡人當再次聽到“戰鼓”響起時會覺得不以為然，心想，“我努力過了”，就如其他人所說過的一樣；而支持中文的葡人甚至認為當局根本無需要再作甚麼呼籲……。

曾多次聽到有人這樣嘆喟：“輸出國家最好的天才只為教十數個華人學習文法和生字去找份公差幹？”另一邊則說：“派遣人材去學習外語，進行文化的融合，只不過是訓練幾個南方的公務員能大概以北方的語言來表達，而其他的葡人公務員學習初階中文只是為了成為官方所說的雙語人，能夠繼續留在公職服務？”值得嗎？尤其以上兩種情況，問題實在不小。

這是葡人方面的情況，畢竟人數有限，留下來的人也把葡語留下，這些葡人對這裏有歸屬的情感，這可以意會難以言傳。

二

在華人方面，對這問題的內部矛盾其實也不是小的。然而這不是我們葡人可管和能管的，我們所關心的是他們對我們不同立場的態度，同意或不同意。

還不是很久之前，支持中文的葡人清楚地得到華人方面的支持。雖然有些時候葡人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因為他們學的是漢族共同語而不是粵方言，但華人們亦支持雙方合作和鼓勵他們，使這些葡人對他們的理想存有一點希望。

這個時候，捍衛葡文的葡人並不受到華人的歡迎，只不過因為華人上層社會的修養，下層社會因語言障礙的問題，不致過於明目敵對他們。

雖然，華人方面常說無問題，事實上並不積極支持教授葡語，可能除了一些持異議的人，像支持中文的葡人一樣，會低調地做他們的事，而另一邊的人是不知道的。

在大學或其他地方，學習非葡語的課程的學生相對地數目較多。而我在想的不是數字的問題，我在想的是在各級水平學習葡語的爭論的問題，在一片否定的輿論聲中，聲稱應學英語而非葡語，若葡語今天已是沒甚作為，明天更是無用武之餘地，只不過是有些微弱的聲音喃喃地承認若要升職便要學葡語。公職薪酬很不錯吧……。

就在這個時候，大約不到三年之前，澳門大學裏來了一位客座教授，是巴黎索邦大學的博士，為人十分幽默，說了些使支持中文的葡人詫異的話：“由於澳門和香港不同，這裏很多華人擁有葡萄牙護照，為了補救過去對葡語教育的疏忽，政府在這殖民地的最後幾年裏能夠做到的，就是填鴨般的教授葡語，好使人們可移民到那些或有更好生活機會的國家，例如巴西或非洲的葡語國家。”葡人對此感到汗顏。

與此同時，慢慢地出現一些改變，在學生方面比較少，主要在政府的華人技術員或教葡人學中文的老師方面變化較多，他們堅持中文為主，間中亦會提一下葡文，說什麼既然也是澳門官方語文，華人學它也還是有用的。

不斷有葡語“技術員”從北京到來。也有“準”中文“技術員”前往北京。在澳門，在官方場合、社交場合或私人聚會的說話中，逐漸響起要推廣中文的應用的聲音，理由是為了落實雙語制。結果，是要把它放到主要的位置去了。

當捍衛葡文的葡人向前踏進一步，支持中文的葡人就會覺得失分。實在，一個華人會將一個能夠翻譯中文或能夠閱讀一篇中文歷史文獻原稿的葡人同事視為對手，而再沒有過往在這方面唯我獨尊的感覺。有些支持中文的葡人表示，過往受到的真誠的鼓勵已變質了。

畢業於中國的大學而又懂葡語的大學生的出現和他們的工作在大多數情況下皆優於來自葡文制度課程（管它是澳門的或是葡國的）的學生，他們的出現更影響了捍衛葡語的葡人，如今這些葡人不單要繼續面對來自己方的批評，還要面對他人的、且更為苛刻的批評。

另一方面，如今初度出場的並不再是無名的學生或部門主管，而是知名的華人學者，他們有在澳門出生的，有把澳門當作是家的，都一起連同葡人學者維護葡文的教授*。他們不開移民他國這個玩笑，相反呼吁留下澳門這個具有本身特色的地方。他們沒有說越多人學葡語越好這樣的話。他們提出葡人，不管捍衛葡語的或支

* 參閱楊允中，刊於1995年1月17日澳門日報的一文。文章指學習葡語和學習英語同樣重要，土生葡人的存在是澳門社會的特色，人人都應加以保留。通過學習葡語這門既是澳門正式的也是歷史和文化的語文來保留澳門的獨特性。

持中文的，都教授葡文，有效地和簡易地教授葡文，目標是讓學的人能夠閱讀，如閱讀文學、文化、歷史和有關建築藝術等的作品。

上學年和本學年一樣，大學裏有很多華人強烈希望可以設置具上文提及性質的課程。其中一個正在修讀碩士班，課程要求有一門外語，他要求讀葡文，但一年多過去仍沒結果。

他們亦與中國的大學有聯繫，正在做些有關土生葡人文化的研究工作，其中兩個已懂葡語的研究員曾反復多次向澳門大學的葡文學院要求協助及提供指導教授。

對大學裏的葡文教學狀況，華人一方有這樣概略的描述：「不說“他們”培訓雙語公務員（結果還是強差人意）的意願的問題，現在就好像要強逼沒有興趣的人去學葡文，而想學的（如上述碩士生的例子）又沒法如願。與此同時，也看似“他們”決心地強逼某些沒興趣的葡人學生（已是學士或準碩士）去學中文（或其他東方的語言，如日語），而幾多想學或進修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又沒有機會。」

我等捍衛葡文、支持中文或獨立的葡人知道實情並不一定是這樣，任何一方，甚至是行政當局，都希望得到良好結果的。

因此，有必要作出一些調整，改變一下方向，尤其要在共同工作之中，文化交流之中，在土生、華人及葡人的創作力當中尋找新的途徑向前邁進。

澳葡當局應當支付澳門這個邁向廿一世紀的旅程。

